



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主编：姚海军

罗隆翔科幻小说选

寄生之魔

罗隆翔 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罗隆翔科幻小说选 罗隆翔 著

寄生之魔

写在“基石”之前

■ 姚海军

“基石”是个平实的词，不够“炫”，却能够准确传达我们对构建中的中国科幻繁华巨厦的情感与信心，因此，我们用它来作为这套原创丛书的名字。

最近十年，是科幻创作飞速发展的十年。王晋康、刘慈欣、何夕、韩松等一大批科幻作家发表了大量深受读者喜爱、极具开拓与探索价值的科幻佳作。科幻文学的龙头期刊更是从一本传统的《科幻世界》，发展壮大成为涵盖各个读者层的系列刊物。与此同时，科幻文学的市场环境也有了改善，省会级城市的大型书店里终于有了属于科幻的领地。

仍然有人经常问及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但现在的答案已与十年前不同。在很多作品上（它们不再是那种毫无文学技巧与色彩、想象力拘谨的幼稚故事），这种比较已经变成了人家的牛排之于我们的土豆牛肉。差距是明显的——更准确地说，

应该是“差别”——却已经无法再为它们排个名次。口味问题有了实际意义，这正是我们的科幻走向成熟的标志。

与美国科幻的差距，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动力十足；而我们的图书出版却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结果，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这不是有责任心的出版人所乐于看到的现状。

科幻世界作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科幻的全方位推动。科幻图书出版是其中的重点之一。中国科幻需要长远眼光，需要一种务实精神，需要引入更市场化的手段，因而我们着眼于远景，而着手之处则在于一块块“基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基石，我们并没有什么限定。因为，要建一座大厦需要各种各样的石料。

对于那样一座大厦，我们满怀期待。

自序

■ 罗隆翔

当听到《科幻世界》的编辑说准备把我的科幻小说结集出版时，我是错愕的。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已经写了那么多年，十几年来写写停停，竟然也凑够了一部小说集的字数。

另一件让我毫无思想准备的事情，是为这部集子写个序言。编辑说：你也写了这么多年了，也该有些感想吧？我想了想，也的确是有些感想，于是写下了这些文字。

我走上写作这条路，其实是一种偶然。在我的心里，作家什么的，离我的世界很遥远。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对什么是科幻并没有太多了解，看《科幻世界》也不过是单纯地爱看罢了，用来打发大学时代那些闲暇的时光。

第一篇小说纯粹是写着玩，觉得别人能写，我大概也能写吧。写完了丢在电脑里，被舍友看到，他们说写得不错，就糊里糊涂地投了出去。

大家也许猜到那篇小说叫什么了。

对,《寄生之魔》。

小时候,我一直觉得每个人面前都有一道门,门外是光怪陆离的世界。很多人推开过那道门,但很快又关上了它。我只是向前迈出了一步。

那道门的名字就叫幻想。

在我们还是小孩子时,也许都幻想过家中衣柜里藏着一只白色的狐狸,它很可爱,或许还有好几根毛茸茸的尾巴,在你一个人玩累了的时候,它会轻声在你耳边讲故事,讲述它故乡那片绵延不断的青色群山,讲述那些广袤河流上淡淡的氤氲;我们会独自搭着积木,搭成城堡,点缀上花木,幻想那是给它搭建的小房子,隔着城堡的墙壁与它聊天,聊着那些大人听不懂的话题。

当岁月流逝,当初的孩子变成大人,那只白色的狐狸便慢慢地离开了,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不再拥有童话的现实世界。于是那一年,当时还不清楚什么叫科幻小说的我,写了那篇有一只狐狸的小说,作为我和狐狸的告别礼物。

我原本以为,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原本是自娱自乐的小说,稀里糊涂地投了出去,结局已经不重要了。然而并非如此,我懵懵懂懂地接到了编辑刘维佳老师的电话,他推荐了那篇稿子,并鼓励我写下去。心中那一道本来应该关上、应该逐渐消失的门,再次打开了。

大学毕业之后,人生的分岔路枝枝蔓蔓地在我面前延伸,每走到一个分岔路口都是一次茫然无措的选择。远离家乡的日子,繁华的城市中,朝九晚五的工作一成不变,我每天都像无根的飘萍一样飘荡在钢筋水泥的世界里。

在疲惫和麻木中,我又一次打开了那道门。这时,很长时间没打开的

门已经锈迹斑斑，它带着褐色的金属质感，已经不是当年那透着木头香气的童话式小门，门后已经没有童年时明亮的原野，只有灰暗的城市，巨大的星球拖着明晃晃的光柱，从城市上空掠过，我抬头，看见了地球上倒悬的草原和层层的山脉。

童年的梦在远离，我伸出手，抓住一鳞半爪，转身回望，繁星流逝，四顾茫茫。

这就是《在他乡》。

时光荏苒，从离家，到回家，又过了好多年，童年已经一去不返。即使是故乡，也不再是门前那海浪般起伏的金色稻田，回家的水泥路踩不出童年时的足迹，林立的高楼有几分陌生。诸般生活工作琐事打扰，故事写得更少了，但心中那道门始终都没有再关上。

人，总要有个让自己放松的去处。当一天的工作忙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时，我总喜欢打开那道门，进入幻想的世界，看看那些不一样的风景，偶尔撷取一个片段，展开成一篇小说，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幻想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游走在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门的这边是现实，门的那边是幻想。当我走出门外，投入朝九晚五的工作时，也只是世界上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一员；当我累了，就到门的那边看一看，静一静，讲述一些门那边的故事。

承蒙大家厚爱，喜欢听这些故事。我想，那我就继续讲下去吧，一直讲下去。



目 录

寄生之魔	1
山海间	39
异天行	65
囚魂曲	100
以前的黄昏	128
在他乡	169
娃 娃	201
村庄里的高塔	221
龙喉海洋	251
逃离兄弟会	276
陌路星辰	306
吃货联盟的恐龙牧场	329
朕是猫	355
天堂的黄昏	378

寄生之魔

据调查，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生物身上都有寄生生物。

邻居家的狗身上有跳蚤，我家后院的大榕树有菟丝子寄生。昨天我研究细菌的时候，发现我的细菌样本被“污染”了——寄生满了噬菌体。

说到菟丝子，这可是目前最令人头疼的东西，我的导师就是因为这种植物而身败名裂跳楼的。他发明了一种叫“魔菟丝子”的植物，这种植物现在被各大教会一致宣判成魔鬼的化身——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宗教对同一件事物持相同的态度。这东西自从诞生到现在已经夺去了数万人的性命，有两个小镇甚至被彻底地从地球上抹去。

幸好我家的那棵只是普通的菟丝子。

今晚是一个很浪漫的夜晚，我向暗恋已久的女孩表白心意，结果她只是比了比我们之间的身高，就让我彻底绝望了。从此我知道，我不应该去追一个比我高十厘米的女孩。

然后我喝了个烂醉，回到家，跳进后院的池塘里自杀。我忘了池塘

的水只有半米深，下面还有半米的淤泥——说是池塘，还不如说是个小水洼。

今天是4月1日，愚人节。天气还是很冷，所以当我酒醒了，想起我还肩负着非常重大的科研项目，不能如此作践自己的生命时，就又爬上了岸。

天上有流星，我对着流星许愿：神哪！我想让那个女孩爱上我！然后，那颗流星就砸到了我面前的池塘里。难道说我的愿望太奢侈，把流星都吓得掉到我面前了？

再然后，我发现那块“陨石”裂开了，一只全身雪白的小猫蹦了出来，游到我面前，全身一抖，把水甩了我一身。

它长得蛮可爱的。我抱起它，要给它洗个澡，顺便也洗一下我自己。

在浴室里，我发现它竟然有九条尾巴！是基因变异吗？真可怜！作孽哦，这世界都变成什么模样了……这小东西的毛很长，我想了一下，决定用洗发液给它洗澡。

当我把洗发液涂在它身上，并开始用力搓的时候，它突然跳起来，把我的手抓出十余道血痕，然后嗖的一声缩到角落，大声吼道：“大色狼！不要在女孩子身上乱摸！”那声音，就像一个小女孩。

我吓呆了，一共呆了五分钟二十一秒——我的时间向来宝贵，所以都是以秒来计算的——然后冲出去打电话，告诉同事我捡到一只会说话的猫。

我一共打了五十个电话，有四十九个答复都说我的谎话太拙劣了，还有一个建议我娶它。老天！我想起今天是愚人节，怪不得没人相信我。

然后，我回到浴室，发现那只“猫”正在浴缸里游泳。我问它：“喂！这位……呃……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我嘛，来自一个叫‘青丘之山’的星球，名叫阿其鏊谟衍楼娜，今年十五岁，是个可爱的女孩。”那只“小猫”这样自我介绍。它的声音不是经由耳朵，而是直接传入大脑的。

“这么说，你是外星人……不对，是外星猫了？”我虽然很惊讶，但是还不至于被吓晕。毕竟这年头什么怪事都有，想当年我的导师就制造出了一种有牙齿的植物。

“不！我不是猫，我是外星人——如果你们是这样称呼和你们同一个文明等级的外星智慧生物的话。”那个阿什么什么楼娜说完这句话就开始玩潜水。显然，它的水性不怎么好，刚潜到浴缸底就开始四肢乱爬，痛苦挣扎。

我将它捞起来，“我说阿什么什么楼娜，你到外面玩好不好？我想洗澡。”

“地球人真没礼貌，居然乱改别人的名字！”它一面说，一面往外走。

“是你自己的名字太长了，我记不了。以后我叫你‘小猫’如何？”

“也行！不过我认为还是叫‘九尾狐’比较酷，你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称呼我们的。”它走出了浴室，还不忘用后腿踹上门。

就这样，我家多了一个来自外星的食客。

清晨，我床头的闹钟按时响了。

我刚刚睁开眼睛，就发现那只九条尾巴的“小猫”把闹钟往我的脸砸来。

闹钟不幸逝世，我的脸也肿了。小猫很感慨，“唉！想不到地球人竟然这么脆弱，轻轻砸一下就受伤了。”然后继续趴在我的枕头边呼呼大睡。

我无可奈何地起床洗脸，去上班。

我在实验室工作，是研究转基因植物的科学家。能在二十八岁的年纪进入国家实验室工作，说得好听一点，是沾了我导师的光；说得难听一点，是为了收拾他一死了之留下的残局。

当年我的导师是这个地球上顶尖的植物学家，为人孤僻、冷傲，从来不屑与任何科学家合作。几年前，他花大量心血研究出了“魔菟丝子”这种转基因植物。很不幸，这东西可以称得上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发明，几

乎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灭顶之灾，他因此荣获了“最糟糕诺贝尔奖”。

导师自诩聪明过人、记忆力超强，所以几乎不做任何研究笔记。他这一死，几乎带走了所有有关“魔菟丝子”的资料。而我是他唯一的学生，也是这个世界唯一对他的研究了解一鳞半爪的人，所以就很不幸地扛起了收拾残局的重任。

“喂！怎么脸肿了？”过来打招呼的是我的助手，四十五岁的邹博士。我向来称呼他为老邹。

“给雌性生物揍的，满意了吗？”我回答。他丢给我一块三明治，“尉博士，你的早餐。”

“我再说一次，我姓尉迟，不姓尉！”我说着，飞快地啃掉了三明治，然后皱起了眉头，“这么难吃。什么料子？”

“魔菟丝子三明治，你最痛恨的食物。”他抛下一句话，跑了。他的行为向来和年纪不符。我那混蛋导师，当年说什么要充分利用植物资源，在研究之初就把魔菟丝子做成了可以食用的植物，害得我现在连续吃了两个月的魔菟丝子早餐——整个研究所都知道我从来不会自己买早餐。

刚换上白大褂，内线电话响了，“尉迟博士，第十五区发现大片的魔菟丝子，怀疑是新的变异品种，警方不敢擅自处理，请您立即前往。”

我搭电梯前往顶楼的直升机坪，老邹已经背着火焰喷射器在等待了。

第十五区是一片森林。在空中，我远远地就看见了一大片绿色的魔菟丝子。警察们已经在它的周围挖出了一道隔离带。普通的菟丝子是红色的，而魔菟丝子却是绿色的，这为发现它们的踪迹造成了不小的难度。

“毁了它！”我下令。地面的警察部队立刻使用从军队调来的大量火焰喷射器，把魔菟丝子化为一片火海。一名警察被魔菟丝子章鱼爪一般的藤蔓卷入火海，不幸殉职。

我降落到地面，用镊子夹起一段还活着的魔菟丝子，放入带培养基的锥形瓶里。等大火平息了之后，警察们牵着猎犬，寻找残留的魔菟丝子，

加以毁灭。同时，他们也发现了不少动物的遗骸，有猫、狗、野兔，还有几副人类的骨骼。

锥形瓶里的魔菟丝子成长得很迅速。当我们回到实验室时，它已经长出了寄生根。我把它切成了两截，拿了一截出来研究。

一个小时之后，研究结果出来了：这的确是魔菟丝子最新的变异品种，繁殖能力特别强。但现在我拿它依然是——没有办法！

如今，我们只能够靠人工的方法仔细搜寻，然后加以摧毁——就像今天一样。这些鬼东西的生命力强得超出想象，想彻底除掉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

研究了一整天，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我手头上已经有好几种能够对付魔菟丝子的手段，但是在确定这些手段是完全安全之前，我不敢轻易尝试，以免再造成无法收拾的后果。前段时间，有一名国外的科学家研究出了一种专门针对魔菟丝子的除草剂，结果却使它变异得更快。在美国，有两个小镇被这种变异的魔菟丝子吞没，镇上的人集体去见了上帝。

下班了，我想起家里还有一只外星小猫。凭着比地球人高超得多的科技，也许它能给我出些主意，于是我就带着一瓶魔菟丝子样品回去了。我还顺路买了一盒最好的猫食，免得怠慢贵客。

我开着我那辆本来应该报废了的雅阁车回家。刚打开车库，我惊呆了：老天！这是我的车库吗？怎么看起来像是一个数百年没有人烟的洞窟？墙壁上、天花板上，爬满了血红色的藤蔓，地上满是动物的遗骸，死猫、死狗、死老鼠，什么都有，看起来都是从垃圾堆里拖回来的。那些血红色的藤蔓在这些死去的动物身上结成茧，正在吸取养分。

一定是小猫搞的鬼！我不得不动手清理这一片废墟。然后，我看见小猫出现在我的车顶，它大声喝问我：“你这个低等的两脚动物，为什么毁了我的实验室？”它一生气，全身的毛就会竖起来，看起来像一团雪白的绒球，并且把我的车顶抓出了几道很深的伤痕。

最后，我们妥协的结果是，这车库还是我的，而我家的地下室却得清理出来给它当实验室。我拼死拼活帮它将那些死猫、死狗、死老鼠和什么见鬼的血藤搬到地下室，而它却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我从来没教过它怎样使用电视机，它是自己学会的。用它的话来说：如果把你送回到石器时代，你会弄不懂石斧的用法吗？

好不容易帮它搬完东西，我却发现阳台上的仙人掌只剩下了半根，一问，才知道是被它当成午餐吃掉了。这家伙一天所吃的东西比它的体重还要重，这点我失算了。吃完晚餐之后，我去洗了个澡。

我洗完澡，刚想跟它提起魔菟丝子的事情，却发现锥形瓶已经空了。我一把拎起它，问：“瓶子里的东西呢？”

它咂了咂嘴巴，说：“我吃掉了，味道不是很好。希望你以后不要买这种难吃的食物回来。”

我晕！

五分钟之后——

“哦！原来这东西就是魔菟丝子啊。”它漫不经心地说，用前腿敲打着键盘，在上网看新闻。新闻是有关魔菟丝子的最新报道。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万多人死在魔菟丝子之下了。

“所以，我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除掉这种可怕的植物。”我抚摸着它问。

它懒懒地躺在键盘上，说：“才四万多人而已嘛！每天死在你们人类手上的动物都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这是我们人类制造出来的恶魔，我们有责任消灭掉它。”我说。

它那九条比身子还要长的尾巴逐一摆动着，“哦！如果全天下的人类都有你这样的责任心，这星球就太平得多了。告诉我有关魔菟丝子的故事吧。”

有关魔菟丝子，就得从四年前说起了。

当时，我还是一名博士生。

四年前的一天，我和导师在苹果树林里散步。

果树的长势不错，我说：“导师，看样子，今年的收成不错。”

导师放眼望去，满眼的绿色，全都是苹果树，他叹气道：“本来，这儿应该是混合林的。单一的作物虽然可以取得不错的经济效益，但是抗灾能力和环境调节功能却是非常薄弱。而且，农民的收入也不高。大量使用化肥，不但使得土地退化，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我分析了一下土壤，发现了虫卵，说：“导师，看来今年会有虫灾。”

“成不了灾的。你最近没有看新闻吗？各级部门已经在预防了。我现在所想的，是如何才能用更经济的手段，使农作物长得更好。”导师的父母都是农民，小时候经常为了他的学费发愁，所以导师对提高农民收入的研究特别重视。

“一年前，你让水稻长出固氮根瘤菌，已经让不少氮肥厂破产了。你现在还想干什么？”我问导师。

“让磷肥厂也都破产，这些工厂的污染太大了。”导师这次想让植物自己去合成磷肥。

回到研究所，导师在槐树下休息。突然，一个西瓜掉了下来，险些没砸中他的脑袋。没错！就是西瓜。导师特别喜欢吃西瓜，所以利用转基因技术，硬是让这棵槐树长出了西瓜。

导师抬头，看见了槐树上的菟丝子，然后大声叫起来：“想到了！我想到了！是菟丝子！”

从此以后，导师就开始改造菟丝子，因为这种植物能寄生在其他植物身上，适应性比较广。

过了一年，我在实验室里看见了一根会走路的绿色菟丝子。导师很是得意，“尉迟，佩服我吧！我把叶绿素植入菟丝子体内，这样它能自己合成养分，对寄主的伤害就小很多了；同时，我还参照捕蝇草的原理，让菟丝子能自动捕捉昆虫，获取足够的磷，并与寄主分享。这样一来，不但能够

提供足够的磷，而且还有自动防止病虫害的能力！我真的很天才吧？！”然后是一串和身份完全不符的狂笑声。对此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然后，就是噩梦的开始。

不知怎么搞的，实验室的魔菟丝子流传了出去。估计是被人偷走的。

就是我们以前去过的那个果园，今年的树木长势特别好，结出的苹果非常多。但果园的主人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出现了。起初谁也没有把这当一回事，因为那个人本来就深居简出。

后来，收购苹果的公司派人进入了果园，一名公司职员发现了果园的主人——一架衣衫完整的骷髅，如提线木偶一般挂在苹果树上，身上缠满了绿色的魔菟丝子。

那名职员报警了。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桩谋杀案，然后想把那副骷髅弄下来，可那些魔菟丝子却在瞬间把好几名警察也卷了进去。随着凄厉的惨叫声，魔菟丝子把消化液注入了人体，于是果园又多了几副骷髅。

导师他从来没想到，魔菟丝子什么动物都吃——只要那东西有养分。

再后来，我的导师自杀了。有流言说，是他把魔菟丝子带出了实验室。

然后，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魔菟丝子的踪影。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些东西会流到国外去。

到最后，就是这永远也无法收拾干净的可怕残局。

当我说完这段往事的时候，小猫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说：“也只有你们这些行事莽撞的地球人能够弄出这么莽撞的植物来。我要睡觉了。”

“看在现在是在养你的份上，你就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吗？”对于一个拥有足够高的科技，能在宇宙中任意来往的种族来说，对付这种发疯的植物也许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现在没有任何办法。如果想要我帮你，明天留下来陪我呀！晚安！”小猫闭上眼睛，九条雪白的大尾巴像被子一般盖在身上。

我在电脑里面找到一行文字，是小猫打出来的：

青丘之山 有兽焉 其状如狐而九尾 其音如婴儿 能食人 食者不蛊

这是《山海经·南山经》中有关九尾狐的介绍。

次日，我请了假，和小猫一起待在家里。小猫跳到池塘里捉了一尾鱼，往地下室里拖。我问它：“你为什么老是把死猫、死狗、死老鼠往家里搬？这是你们九尾狐的习性吗？”

小猫摇头，“飞碟爆炸时，我寄生的身体损坏了。现在得重新制造一个，这需要大量的动物组织。”

我一把将它抓起，“听着，不管你基于什么理由，都不能把这些死猫、死狗往家里搬！我讨厌这些东西！”

小猫挣脱我的“魔爪”，“你不是想要我帮你吗？但是以我现在的样子，是没有办法帮你的。我虽然拥有比你们地球人多得多的知识，但是我现在的脑容量只有你们人类的四分之一，绝大多数的知识都处在‘压缩状态’，无法启用。我需要一副新的躯体，拥有容量足够大的大脑，才能恢复原来的水平。”

“新的躯体？”我很惊讶。

“不明白吗？我们九尾狐是寄生生物，向来是寄生在其他大型生物的体内，通过对大型生物的DNA进行逆转录，使其长出足够大的大脑，以供我们利用。否则，你以为我们依靠这么小的脑体积和只能拿来刨地的前肢，就能创造出比你们地球人还要高的文明？”小猫说完，又继续拖那尾可怜的鱼。

我惊呆了，想不到这宇宙中竟然会有一种寄生生物能创造出比人类还要高等的文明。我问：“你们将别的动物的躯体变成你们的身体，不嫌太残忍了吗？”

“彼此彼此！你们人类不也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文明，将不少的动植物都逼到了灭绝的边缘吗？我们到底谁更残忍？”小猫的反驳非常有力，我